

## 奇山

金風驟起，天冷微寒，中原卻是一片血紅：兵荒馬亂的景象。

桂魄高掛，在一處山腳下，矗立著一座宮殿，宮殿富麗堂皇，陰森森地，顯得先前的華貴盡皆化為幻影。宮門前有二人並肩緩步而走，一人遠遠跟在二人身後。

二人靜靜看著宮殿，一人生了張瓜子臉，神情猥獷；另一人濃眉俊目，相貌英悍，下顎留了一部長鬚。宮殿經月光這麼一照，到增了幾分雅氣。

那瓜子臉道：「這座宮殿想來便是華清宮了。唔，唐玄宗還真會享福，蓋的老大一座。」那長鬚嘆道：「然而滄海桑田，唐朝當時的風光一絲不存，宮殿卻還在。」那瓜子臉嘿嘿一笑，「我們中華民國卻又不同了，古代那些王朝豈能和咱們相比？這座宮殿還不是轉交到我們掌裡？」長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說得也是。」

後方一人突然一竄而出，拔出鋼刀，砍中那瓜子臉背心，瓜子臉晃了一下，登時摔倒。那長鬚人心中一驚，反掌打向那人胸口。那人避開這掌，鋼刀直砍那長鬚丹田。那長鬚冷笑一聲，左手往刀背擊去，驀地寒光一閃，那長鬚人右肩一陣劇痛，已給那人砍傷。

那長鬚人慘叫一聲，雙掌奮力擊出，胸口突然一痛，低頭一看，一柄鋼刀直挺挺的插入那長鬚人胸中。

那長鬚人哈哈一聲苦笑，道：「閣下與我何仇，要至在下於死地？」那使刀漢子笑道：「沒有啊！依你的身手，要不是為政府賣命，我便可饒了你。唉，可惜，可惜！」說著不住搖頭。那長鬚人冷冷的道：「原來是『快刀好酒』郝九先生。失敬，失敬。」

那使刀漢子郝九的快刀在江湖上也算得有名，兼之嗜酒如命，便自號「快刀好酒」。此人行事介於半正半邪之間，然而所殺之人必與官府大有關聯，是以這人早被通緝了二十七次，也難得他竟然還活著。

郝九一笑，手一抖，將單刀拔出，鮮血也跟著噴出。那長鬚人大叫一聲，俯倒於地。郝九冷笑道：「不必多禮。」將刀刃在那長鬚人身上抹了一抹，單刀還鞘，向西離去。

和煦陽光散成無數金沙，將翠綠草皮映得欲滴出水似地。東風微拂，一名老者打了個哈欠，深深的伸了個懶腰，緩緩開起水閘閘門。水聲冷冷，那一泓清冽先是流入一片青田，接著流進更遠方的樹林，最後急流而下，注入一個小石窟。

此地為蒼鬱的驪山所環繞，算是一個小小的「壩子」。那老者彎下身軀，在水溝捉了隻泥鰍，順手把泥鰍丟進裝滿水的魚簍。那老者眯起眼睛，其時氣溫微暖，偶有涼風拂身。這麼好的天氣，那老者坐上躺椅，自然要享受自然，緩緩閉起眼睛，放鬆。

撲通一響，驚起了那老者。本來一些異響是不會影響到那老者雅興，只是

這聲響著實奇怪，渠道內是有些鯽魚、泥鰍等小魚，這聲響卻顯得乃體型較大魚類所發。那老者從椅中躍起，快步穿過小樹林，來到水到盡頭，異聲便是從這裡發出。那老者直望渠底，見到一團黑影在渠底游動。

那老者右手五指成爪，一寸寸緩緩接近水面，差不到半寸時，右手疾伸，手一撈，便將那團黑影抓住。

那老者定睛一看，那團黑影不住扭動，水花四濺，哇哇大叫，卻是一隻娃娃魚。娃娃魚身體異常滑溜，便算是捕魚好手也不能長時間抓穩，可是這老者隨手一抄，便將娃娃魚制得服服貼貼。

那老者手一揚，正要將娃娃魚丟回水中，驀地「啵」的一聲，水花四濺，一人濕漉漉的從小石窟中走出。那老者一驚，向後一躍，身體如大雁般平平穩穩的落地，姿勢優美，這一躍竟躍出一丈有餘。

那人驚愕的望了望四周環境，抓了抓頭，調整身上漁箱的位置，目光在那老者身上停留片刻，突然眼睛一亮，直盯著那條娃娃魚，雙手顫個不停，鼻孔微張，雙足微震，便欲撲上來將娃娃魚給搶了。

那老者看了看手上的娃娃魚，問道：「你要麼？」這老者聲調雖有起伏，但全無情感，根本不是人所發出。那老者將娃娃魚遞給他，那人一怔，心中尋思：「世上豈有這等便宜之事，其中必定有詐。」但怎麼看也看不出有絲毫「詐」象，那人緩緩伸出左手，快速將娃娃魚接過，心中才一陣大喜。

不料那娃娃魚身體一扭，那人手一滑，那隻娃娃魚一脫手便溜入水中。那人「啊」的一聲，雙足跪地，連聲嘆氣。

那老者走到他身旁，問道：「你為什麼要抓牠？」那人怒道：「這娃娃魚何等珍貴，失了當然可惜。你卻在這邊消遣老……老……在下！」那人越想越氣，也不想想娃娃魚是那老者幫他抓的，突然大吼一聲，一拳打向那老者面門。

那老者也不生氣，避開了這一拳，道：「是我錯了，我去幫你把牠抓回來。」也不等他回答，身體一個起伏便在渠溝邊了，大手一撈，又把那條娃娃魚抓上岸來，順手將娃娃魚放進那人的漁箱，在裡頭舀滿了清水，關上箱蓋，把漁箱遞給那人。那老者抓魚、拿箱、舀水、關蓋，手法乾淨俐落、迅捷至極。

那人只瞧得目瞪口呆，過了半晌，才囁嚅道：「老……老丈……我……我景巨闕……無功不受祿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說了老半天，也沒把話講清楚。

那老者道：「我看你的捕魚手法不太好，如果你不嫌棄，讓我來指點你如何？」那景巨闕大喜，喜叫：「妙極！老前輩所傳之法定是妙的！」

那老者微微一笑，隨即恢復正容，道：「那便隨我去吧。」隨即轉身走向樹林，景巨闕跟在他身後。

如此過得月餘，已是季春了，天氣微轉炎熱，景巨闕「徒手抓魚」之法也已練得頗有心得。

一日，那老者和景巨闕來到小田施肥灑糞。灑不了多時，景巨闕問道：「師

父，過了這幾個月了，您真的不把您的名字告訴徒兒？」那老者神色平淡，緩緩的道：「你一定要知道嗎？」景巨闕笑道：「不知道名字怎算得認識一個人？」

那老者又灑出一匙糞水，輕聲道：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又何需知道所有的事情？」景巨闕微微一愕，道：「師父，您說什麼？」那老者待了半晌，搖了搖頭，才道：「要想知道我的名字，那先給我……我……老夫判別這兩種作物的名字。」說著伸手指了指田中的兩種穀物。

景巨闕蹲在地上，不由得皺了皺眉頭，他並不擅長植物一道。只見小田右半邊那種穀類青莖挺直，到了實穗之處略微下垂，實穗細長，呈淡褐色；左半邊的穀類形體和先一種穀類極為相似，只是色澤偏淺，且種子分紅、白、褐各種顏色。

景巨闕只看了片刻，便開始抓耳撓腮，頭昏眼花。在看不多時，景巨闕心中一動：「如此看下去必然沒完沒了。算了！不知道他的名字也罷，又不會怎樣，我胡謔一種稻類，他如說我錯了，我便說不小心看錯了。」心念於此，景巨闕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右——」

突然一道清朗的聲音打斷景巨闕：「右方之穀物作細長狀，花極細小，想是秈稻一屬；左方穀物植株較高，種子色彩鮮明，應是高粱一屬。」景巨闕和那老者一齊往發聲方向看去。

只見一名青年書生沿著小渠溝徐步而來，容貌清俊，皮膚白皙，手搖摺扇，腰間卻懸了一柄單刀，與他衣冠齊楚之相顯得有些突兀。那名青年書生合攏摺扇，笑道：「兩位前輩請了，晚生姓郝，上下二字承漿，字玉液。家嚴大有先見之明，之晚生將來必定嗜酒如命，是以給晚生這麼妙的名字。也不枉了晚生的外號『快刀好酒』！」

景巨闕笑嘻嘻的道：「閣下原來是『快刀好酒』郝九先生，卻不知你何以改名了？」那郝承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前輩猜錯了！晚生原名便是郝承漿，為便於行走江湖，就做了個『郝九』假名出來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你不怕我們講出去嗎？」郝承漿笑道：「自然是怕的！不過只要請二位前輩住口不就了事了？」說著尖聲狂笑，有如梟鳴，現在雖是白天，卻也感到不寒而慄。驀地青光連閃，一團刀影霧起雲湧般地朝二人捲來！

景巨闕大驚，但郝承漿出手如電，想要閃避卻也來不及了。忽然那老者伸出雙手一陣亂抓，郝承漿大叫一聲，往後一躍，臉色慘白。只見那把單刀刀背上竟清清楚楚多出三個指印，郝承漿的單刀雖非寶刀，但也是硬度極高的精鋼，這老者竟能在刀上留下痕跡，這份指力當真可怖可畏。

正當郝承漿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忽聽得一人大罵：「慢刀好屎你給我滾出來！有種就出來跟我打他三百零壹回合！」

郝承漿回過頭來，只見一名高瘦漢子跨步奔來。這漢子兩條濃眉一高一低，眼作三角，鼻梁微塌，血盆大口，臉形如瓜子，容貌猥獷，身上穿了件滿是泥巴的舊灰布長袍。這漢子奔到眾人面前，雙手插腰，滿臉「中年」氣橫

秋。突然一陣破鑼聲響在眾人耳邊炸開，原來是那漢子在說話：「慢刀好屎！你做縮頭烏龜就有辦法逃出我的視線嗎！明年此日便是你這臭東西的忌日！」莫看這漢子身形極瘦，說話聲音竟然這麼洪亮。

郝承漿大怒，罵道：「第一，我不是逃，而是『不架而走』。第二，我早就走出你的視線外不出十次。第三，明年此日才是你這香南北的忌日！」那漢子微微一怔，問道：「你這番話有何用意？快快給我說了出來，方能饒你性命！」

景巨闕心中一樂，心道：「這人是個渾人。」只聽得郝承漿繼續大罵：「你這助紂為虐的狗賊，成天窮兵黷武，搞得世間生靈塗炭。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！」那漢子破口大罵：「你這窮凶極惡的逆賊，成天煽風點火，搞得世間人心惶惶。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！」兩人相對狂叫，似是化成兩條瘋狗，互相撲擊、撕咬，霎時間青翠的草地濺滿殷紅的鮮血……

那老者咳嗽一聲，吸了口氣，大聲喝道：「莫要動了山間靈氣，都給我——安靜！」這「安靜」二字自口中吐出，剎那間風雲變色，半空中打了個霹靂，實包含了混元之氣！這股含有天地正氣的內家真力直往二人身上噴去。

景巨闕只覺頭一暈，立足不定。郝承漿和那漢子皆已昏了過去。

那老者輕輕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把他們抬進去。」景巨闕當即提起那漢子，那老者則輕輕抱起郝承漿，走進一間草屋。

郝承漿頭痛欲裂，感覺有數十把小刀在他頭上亂鑽亂刺，身體一時如墜冰窖，一時如處融爐。只覺渾身不快，想要張口大叫，卻叫不出半點聲音。

過了兩個時辰，郝承漿才悠悠醒轉，鼻子一聞，一股酒香撲鼻而來。他這幾日被那漢子，滴酒未飲，此時酒癮大發，連忙躍起。

只見自己身處於一大酒窖，滿是酒桶，只見有些木桶已然發黑，顯示歷時極長。郝承漿仔細一聞，發覺酒窖所藏大多為白酒，少數有些葡萄酒、梨花酒、紹興女兒紅、竹葉青——等等！怎麼回事？郝承漿深恐有誤，再仔細一聞，錯不了！那桶竹葉青為時可能在四百年以上……

「你要喝酒嗎？」郝承漿一驚轉頭，見那老者正看著他。郝承漿怔了半晌，才點了點頭。

那老者道：「最近釀的白酒味道太淡，那麼來試試這桶竹葉青吧！」順手提起那桶酒，熟練的拍開桶上的印，拿出兩只金杯，緩緩倒入八分滿。郝承漿接過杯子，飲了一口，辨嚐其味，讚道：「好酒！」又飲了一口，讚了一聲，最後一飲而盡。

那老者呆呆不語，過了良久，才緩緩道：「你知道了什麼？」郝承漿道：「那罈酒的年份可有些古怪。」那老者慘然一笑，道：「果然！那罈酒是大明武宗於正德十五年所賜的酒。嘿嘿，宮廷的酒豈有不好之理。」

郝承漿奇道：「如此算來，你竟活了四百餘年！這……這怎麼能……」那老者道：「活久一點也沒什麼有趣，比較好玩的就是能多喝一點美酒。哈哈！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！」說著仰頭將一杯酒盡數飲盡。

郝承漿究竟年輕，耐不住性子，又問道：「那前輩在這四百年除了飲酒，都做些什麼？」那老者苦笑道：「前一百年做牛做馬，後三百年做人！」見郝承漿滿臉錯愕，又道：「你可不要那樣看我，我的內在修為不高，無法達到『心遠地自偏』的境界。我的耳邊全是車喧馬鳴，我可沒有辦法置之不理。所以我選擇『不架而走』，這三百年來到也太平無事。」

郝承漿楞住了，他還道那老者定然在這數百年創下轟轟烈烈的事蹟，然後退隱，卻沒料到他大半人生竟如此無所事事，只是飲酒種田，未免無聊。於是道：「前輩，你這身功夫，何不出去喝酒偷錢(頓了一頓，道：「自然是由官府出錢。）」、殺人放火(他又道：「殺的是惡人，燒的是賊窩。）」，快快樂樂的逍遙自在，豈不甚美？」他說得臉頰潮紅，頗為興奮。

那老者哈哈一笑，突然喉嚨一噎，劇烈咳了起來。郝承漿驚道：「前輩！你……你……」語氣頗為關懷。

那老者搖了搖手，示意不妨。又咳了一陣，才道：「啊，好久沒有這般笑過了。嗯，起初來到這裡我也是這麼想，住了一年後，我便改觀啦！」

郝承漿奇道：「那是何故？願聞其詳。」那老者嘿嘿詭笑，道：「因為，這是座奇山啊！」又咳了數下，佝僂著身子緩步離去。

夜幕低垂，那老者的生活作息也與常人微微有異，到了晚間七點十五分始開晚飯。四人圍著一張小圓桌，那老者和景巨闕坐在郝承漿和那漢子之間，但他們還是互相狠瞪，似乎只需用瞪視便能洞穿對方似地。桌上只是些青菜豆腐、粗餅白飯，還有一條清蒸泥鰍，甚是平淡，然桌上漫著一股酒香，是上等美酒。

郝承漿和那漢子只是互相瞪視，輔以咬牙切齒，沒有空暇理會桌上菜餚。景巨闕腹中雖餓，但瞧著二人凶神惡煞的面容，著實有些難以下嚥。只有那老者舉箸如下筆，使得行雲流水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那老者又吃了一會兒，看了看三人，只見景巨闕滿臉尷尬，其餘二人肌肉扭曲、面目猙獰，觀之作嘔。

那老者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們怎麼都不吃？這可叫老夫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莫非，老夫的手藝入不了三位法眼？」景巨闕趕忙提起筷子猛扒三口飯，又夾了幾筷菜餚。郝承漿和那漢子互瞪一眼，才低頭吃飯。

那老者瞥眼看那漢子，見他滿臉怨恨，卻又帶著幾分悲痛。於是溫言問道：「年輕人，你大可不必說出來，但我挺好奇你何以會和這位……唔……郝君結怨？」頭一轉，看向郝承漿。

郝承漿哼的一聲，並不答話。景巨闕溜著眼睛，道：「算了，師父。可別勉強別人了，或許這位仁兄有什麼難言之隱。」

那漢子一咬牙，粗聲道：「有什麼難言之隱了？我全部抖出來便是！」景巨闕又道：「可不要難為自己——」那漢子厲聲打斷他：「就算你不激我，我也一樣全部說出來！」景巨闕聽了不以為然，將頭別了過去。

那漢子見無人打岔，便大聲道：「在下閔天突。七年前，在下和另一位朋友本是國民政府旗下所控管的江湖散人(景巨闕道：「控管二字，頗有貶意。」)。那年秋天，我和那位朋友被分派到華清宮擔任守衛。本來一切都很好，豈料這……這個臭賊！」說著指向郝承漿，狂吼道：「這臭賊忽施偷襲，將我擊的重傷，人事不知。待得醒來，我那朋友，就……」說著已有些嗚咽了。

郝承漿鐵青著臉，道：「不錯，我的確忽施偷襲，把你擊傷，嘿，我以為你已經了帳了。不過那個卓玉堂，卻是正大光明、公公正正的一決勝負！本來我也不想殺他，畢竟他的政績不差。要不是他手上套著餵了劇毒的精鋼手套，我下手也不會如此狠毒。」

閔天突虎吼一聲，揮拳打向郝承漿面門。郝承漿一聲清嘯，發掌迎敵。頃刻間兩人隔著飯桌互拆數十招，拳掌法精妙，力道沉穩，兩人武功顯是在伯仲之間。不久已拆到五十餘招。

那老者也不勸阻，只是靜靜夾菜吃飯、喝口酒。有時掌風拳勁漸盛，他便伸手扶住杯碗，不讓杯碗為勁力帶動。景巨闕看的興味漸增，拍手助威，高聲叫喊。

一個時辰後，兩人已拆了千餘招，不分勝負，所擊出的招式也略顯滯澀。又再拆數招，兩人身子一晃，同時一昏，摔倒於地。

那老者舉袖抹了抹嘴唇，打了個哈欠，舒道：「啊！好飽！」隨即對景巨闕道：「把他們抬進去。」景巨闕又提起那漢子，那老者則輕輕抱起郝承漿，走進室內。

往後日子，白天那老者和景巨闕不是灌溉施肥，就是釣魚引水；郝承漿則是四處遊山玩水；閔天突則設法找出出口出去，但是小石窟內部浮力甚強，進來只需順著浮力上游，出去卻需和浮力相抗。想要翻山出去，整座山卻似一個蒼翠迷宮，怎麼走都只走回那個「壩子」，仔細一看，樹木都是按著五行八卦之形所排，能有這個閒情逸致將樹木排列成如此的人，除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便是那老者了。

晚飯時，郝承漿和閔天突每吃到中途，都會擲箸起身，狠狠打上一架，一如往常，那老者只是自顧吃飯，對於眼前飯菜亂飛的景緻只視若無睹。景巨闕則大聲叫好，跟著起鬨。待得二人打得累了，便各自歸房，睡了。

寒暑相推，光陰似水，三人在不知不覺中，已在山中住了一年。

這一年之中，那老者和景巨闕依舊維持同樣的生活作息。郝承漿也不出這「壩子」了，春則曬曬太陽，夏則吹吹涼風，秋來幫忙收割，冬至賞賞雪景，只覺心中平靜，身心舒泰。閔天突放棄出山的可能，每天到樹林撿拾松果，撿的多了，當晚的菜餚裡便會混些松子進去。

郝承漿和閔天突每晚晚飯時還是會打上一架，每晚皆然，從不中斷，毅力之高，可敬可佩。只是兩人互拆的招數漸漸減少，有時只拆了十餘招，便即坐下喝酒吃飯。

一日晚間，四人圍著圓桌，默默吃飯。閔天突將杯中山西汾酒一飲而盡，伸出左手，道：「喂，把酒壺給我。」卻不抬頭。郝承漿順手提起酒壺，遞給閔天突，道：「喏，拿去。」也不抬頭，右手只管夾菜。

閔天突接過酒壺，把杯子篩滿了酒，輕啜了口酒，繼續低頭吃飯。

四人又吃了片刻。郝承漿和閔天突同時一怔，又同時從椅中躍起。閔天突厲聲罵道：「剛才便是你把酒壺給我的吧！我竟然喝了你這逆賊碰過的酒，汙了我的嘴！」郝承漿罵道：「哼！希罕嗎？我竟親手把酒壺傳給你這狗賊！沒地讓你這髒手汙了我的手！」

兩人繼續互罵，但罵聲卻越罵越低，最後兩人都住了口，呆楞楞地互望。突然哈哈大笑，兩人隔桌抱在一起，甚為親熱。昨天兩人還互相打上一架，今日卻相擁一起，顯得有些突兀。

閔天突大笑道：「我們都太傻了！死去的人有怎能活轉回來？仔細想想，他戴上餵毒手套除了殺我，還想殺誰？」郝承漿笑道：「我本就跟你無怨無仇，反而得罪了你，竟然拚盡了心思要想把你殺了。哈哈！可笑！可笑之極矣！」

兩人繼續相擁而笑，笑了一陣，相視一笑，各自回座。一年前兩人還拚個你死我活，今日兩人一陣大笑，泯盡恩仇！

景巨闕只看得莫名其妙，郝承漿和閔天突也微感奇怪。只那老者臉現詭譎微笑，心道：「一年了！」

此時金風驟起，天冷微寒，壩子裡卻是一片金黃：豐年稔歲的景象。

和煦陽光散成無數金沙，將淡黃草皮映得如金箔似地。那老者打了個哈欠，深深的伸了個懶腰，和景巨闕緩緩開起水閘閘門。水聲冷冷，那一泓清冽先是流入一片金田，接著流進更遠方的黃紅相間樹林，最後急流而下，注入一個小石窟。

郝承漿和閔天突拿起鐮刀，開始收取那金黃色的一片。兩人談起釀製竹葉青的材料，不由得微皺眉頭。這裡沒有當歸，卻有遠志，如何釀的出竹葉青？

景巨闕看著二人談話，向那老者嘆道：「他們二人都變了。我卻沒有，那是為什麼？」那老者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以前滿腹狡獪，就似去年你回答不出私稻和高粱之分時，你便欲信口胡說的樣子（景巨闕驚道：「師父怎麼知道？」）。經你這麼坦承一說，就知道你變了。」

景巨闕喃喃道：「原來我變了啊。師父，我們三個為什麼會改變？」那老者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因為，這是座奇——」突然聲音啞了，那老者吸了口氣，欲把話說完，胸腹間猛地一抽，哇的一聲，噴出一口鮮血。

景巨闕驚叫：「師父！怎麼了？」那老者搖了搖頭，示意不妨。搖晃著身子緩緩回到草屋。

當天晚上，郝承漿、景巨闕、閔天突三人圍在桌旁，那老者卻未赴席。

郝承漿問道：「景兄，你知道前輩——」景巨闕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早上我師父身體有些不適，應該是回房休息吧？」閔天突奇道：「老前輩武學精湛，內力

深厚，身上實集天地正氣。身體竟會不適，很是奇怪。」

郝承漿心中大驚，心道：「確是如此！」趕忙一躍而起，發足奔向那老者房間。停在房門前，郝承漿用力拍擊木門，叫道：「前輩！你還好嗎！」

沒有回應。

郝承漿心叫：「不好！」飛足一踢，把木門踢開。房內昏暗，但還是可以看到那老者靜靜躺在床上。

郝承漿抓住那老者手腕，已經沒了脈搏。再探鼻子，一絲氣息也無。郝承漿呆了半晌，自是明白那老者已然逝去，只是那老者臉現淡淡微笑，面目生動，渾不似死人。

呆立半晌，忽聽得一人輕叫：「師父……」正是景巨闕，他跪倒在地，輕輕握著那老者乾枯的手，緩緩低下了頭。

閔天突忽道：「前輩身上有張紙！」郝承漿一驚，那老者胸前確實放了張紙，上面寫了一些字。

郝承漿拿了起來，上頭寫道：

「人生於世，憂多樂少。既然生樂，該當歸去」下一行又寫：

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」

白紙下方又繪了地圖，似乎是出山的路線。